

枸櫞第六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子之橘王食之



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

甚使者聘于吳而密訪焉禦兒之鄙人有植枸櫞于庭

者其實夫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

矣求之弗予歸言于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靳也

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薦而後嘗之未畢一辨王

舌縮而不能嚙齒柔而不能咀歸鼻頰額以讓使者使

者以謂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既皆以

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詢而觀諸

其外羨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于土有土斯
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而
獨求之吳吾恐枸櫞之日而終無適王口者也

公儀子為政于魏人淳于猶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
而知其弗任也退之淳于猶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
入諸趙趙人以為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疲趙矣
趙疲魏國之利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
國之恥也昔者由余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

余賢秦人不敢輕戎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羨石孟嘗君為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
泗水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哉使者對曰吾君身

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為之磬使隸人
敬請于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齊
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
而置石于外朝他日下官之碣關孟嘗君命以其石為
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
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
之任土作貢定為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
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
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命
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為下宮之碣臣實不敢
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

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
以為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
君之舉不可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
之人疾之而况得罪於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
者也齊國復彊不亦宜乎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為工子餘
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
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于江颶作江中之舟
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如其言
王孫率大竒之舉于吳王以為舟正越人聞之尤竒餘
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舟今而謂

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已以來多諛謂人莫
若已者必精于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償其事者
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
湖而出三江迫于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
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
能直之矣

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于天姥之
下得大木而麻焉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為薪其妻止之
曰吾無廬而託是以旃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
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淒飄風揚而不吾凜雷雨晦
冥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

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况敢毀傷之乎
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鍾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
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况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
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
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為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
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
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
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穀文錦十純命賈
人為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
于國門外共載而入館于國中為上客明日市有火國

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宮
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妄得罪而
馮婦死弗寤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卑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
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彊之逃蘇代之徒欲以
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
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
惡夫自銜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于齊高鮑氏皆許之
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以承宗桃奉祭祀不可苟也
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
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彊也而卒得舜甯戚飯牛

以自售于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
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甯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晉獻公滅虞實其俘于下陽使士蒍監焉其大夫多逃
士蒍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蒍讓之士蒍對曰君以是為
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夫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任虞公
之事矣食虞公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
不能救虞公執而身隨之君將焉用是為哉公曰吾懼
其鄰國之之也士蒍笑曰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
士蒍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十之曰叢為崇於是集里之
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茱男女以班舉叢而
宣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厲焉死者且

過半故廢社之土不可以塗宮室棄出之婦不可以
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而
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
則君既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
鄰國君實欲善鄰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
安食不甘繕甲兵以睨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
欲也敵讐未生無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
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君何怒為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
所不可為哉鳥獸以山藪為家而豢養于樊籬之中非
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

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
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鳥乎其能馴
之也人與人為同類其情為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
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
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亦有所顧
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
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啓寢
興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
不欲也鄒奭謂孫子曰子知蚩蚩驅虛之與蟹乎蚩蚩
驅虛負礪虫以走為其能齧甘草以食已也非憂其將為

人獲而負之也今子為蟹而田子恐之驅虛負礪虫其
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人食致民淵致魚
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
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
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粵人
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
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為妖聲聞于外一夕其人
死而焚其室鄰里莫不笑之

韓垣之齊以策于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
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

有離子卷三
六
婦前學擾象而工北之義渠以擾象之術干義渠君義渠君不答退而誹諸館之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姬萌郝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怒以為謗已也使人刺醫胡醫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干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言不察患而讐之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霆不與蛙蚓鬪其聲礮之之夫何足殺我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賢者不貺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燕市在右皆列肆惟東家甲馬帳卧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

而客之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艱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卻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為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于其後夫而嫁于郭南之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為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于王而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

卻惡

把離謂熊蟄父曰子亦知有烏蟻乎黃蜂殫其力以為
蜜烏蜂不能為蜜而惟食蜜故將墮戶其王使視蓄而
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齊而殺之今居于朝
者無小大無不職手瘵足以任王事皆有益于楚國者
也而子獨遊以食先星而卧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
國者也旦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為烏蟻也熊蟄父曰子
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心獨眉無所事
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
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為無眉之人以
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

將與為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
往焉藥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
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
耳臣獨以為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次疑解
紛卑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恚察交應縱以制
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
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
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
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弗聽藥布退謂
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昔鄭伯惡其大
夫高克弗能去而使帥師以禦狄次于河上久而不召

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說也如匈奴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于邲也先穀實往楚師楚之敗于鄢陵也苗貝皇實在晉此古人之債車轍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薦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于宜申宜申曰未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間之者有乃可耳王蹙然曰令尹之不是以相楚國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為未可寡人感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巨室梁蠹且壓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

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群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圯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笑而楚國之新臣弱未有間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趙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餘鼠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吾垣墻壞傷吾器用吾將飢寒焉不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耳去飢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於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吾起貪不可用也武侯踈

吳起公子成人見曰君奚為踈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是以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我且君自以為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人者其肯為君臣乎今君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衆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彼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為將也周詩有之曰赳々武夫公侯于城吳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威魏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

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却行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為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

郁離子疾病氣苑痰結將散之或曰痰藥也是養人者也人無藥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散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藥也今而化為痰是藥賊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為三為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為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跗扁鵲之為醫也浣胃滌腸絕去病根而貼死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為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勦昆吾放夏桀戮蚩尤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

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蟲果生也蟲成而果潰自我
而靡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戕也從
子之教吾其不遠潰矣

螻蟻第七

智伯圍趙襄子于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
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郭圯
有螻蟻墮于河洙擁之以旋其翅拍拍螿見而憐之游
而負之及陸謂螿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螿振羽大
笑曰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
無人而壅女以天盈之而恃之是壅禍也壅禍恃盈以
蠶尾于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女必少死死予不寒猶

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少智伯為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濊泉乎濊
泉之微積而至于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
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
焉聖人之為德亦若是而已矣是故汧泉納濊泉池納
汧泉溝納池澮納溝谿納澮川納谿澤納川江河納澤
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
官谿澮之類而萬民皆濊泉也濊泉之於海其相去也
不亦大縣絕矣乎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
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
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

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
灼谷之繩不可以陵洪濤蒿樊之駕不可以御飄風大
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河難哉

介葛盧鬻白狄辯皆朝于魯遇于沈猶氏之衢相睨而
矢笑從者歸而語諸館交訾焉魯人使執渠略與蛄蜨
以示之弗喻公山弗狃欲伐季氏問于冉有冉有曰盍
召仲尼公山弗狃使召仲尼或謂其人曰子之從夫子
也察衣而齧食今將恒其故而豐其新矣而召仲尼焉
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繆子其悔哉乃陰嗾使者易其
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問諸公乎弗聽遂以費
人攻季氏問昭公焉師入驚公宮季桓子挾公以登臺

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
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惟謹君惠優渥蔑有二命二子
不念魯國不謀于君而怫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
吾聞之鸞不嚇烏袒裼不責夷踞惟二三子圖之費人
曳戈而走公山弗狃出奔齊君子曰子山之伐季氏也
其猶介葛盧之咻狄乎雖欲召仲尼卒蒙于其人而弗
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于色謂
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
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
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為與淳于髡仰天大笑

醫之為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為不足法
謂素問難經為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洩酷毒之
物鉤吻戟喉之草葷心暈腦入口如鋒曾腸刮割彌日
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之速也吾聞
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
圖利其所愛其若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離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緼絮民情之
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緼絮可也野
鳥繫於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
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架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
其一遂不復獲鼠今使持榭葉之衣麥麩之餅而招于

市曰捨金捐而服而來與我共此則雖其子亦走而
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為之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白鸚鵡木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
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群臣
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
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
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豐年
次之鳳皇麒麟為下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
故九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
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
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

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為禍也以為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于湘鄢郢夷陵皆舉于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者誠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皇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罅漏而況於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亡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蘇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

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亡民亡民首鼠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鼠而言于王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天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

是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睚眦焉惟恐人以
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不任人而專任己於是
謀者隱識者避括者愚巧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
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于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
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為直者之為天下後
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為
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
所謂間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
以安民物蕃昌蠻夷嚮風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
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為詞曰

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尤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
是豈非以訐為直者之流害哉或曰史直筆也有其事
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訐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
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為賢者諱故齊桓晉
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錄其功而
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故詩書皆孔子所
刪其於商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

天地之盜第八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
人為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
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

而遏其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君也博其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為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官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為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為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為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宓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疏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疏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為君憂之

楚使羊叔為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詭諸朝孫叔敖仰天大哭三噓而三頓楚王不憚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盍教之而廷恥寡人竊為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為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仞

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為之具罔罟舟楫資其
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
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
焉用子為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
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
其課是剗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
惟是夫也今王朝群臣而誣之群臣不佞由是而度王
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為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
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
剗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

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
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
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
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拊克之
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為人不知之而
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
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
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為得計而不
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
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
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

司直子為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
敢與聞大夫雖慙弗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為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
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
曰吾始以為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
知也夫子以鈎距擿民隱羅其財以共公非得已也夫
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
為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
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繁衣服舟
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借矣而民
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若藥之在駁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
虞乎

韓非子為政于韓且十年韓貴人死于法者無完家於
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群臣舉
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
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栴栝栢可以為棟梁種之
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為檉柳樸楸種之則生不
過為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
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
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鄰之窶更急慕而思効之植松栝
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代之以為常僅足以朝夕食

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不足以及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為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第九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為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

服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眾之所逐名者眾之所爭而德者眾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眾矢之所射眾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為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為之均之

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于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為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為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為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為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為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為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

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為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秦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進而齊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

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是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晉平公作琴大弦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弦為君小弦為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無支祈與河伯聞以天吳為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泰逢起風萍號行兩蛟鯁鱗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于碣石

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師靈姑胥曰鼻肩司河伯曰天莫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竈鱗鱗莫不尾劔口鑿鱗鋒鬣鏑掉首摧山捷鬣倒淵而豈鼻肩所取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鼻肩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

故惟鼻負為是以當之鼻負之冥冥不可以智誘威脅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鼻負帥九變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常羊學射于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曰于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于王左麋交于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于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于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死死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為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粵工善為舟越王用之良命廩人給上食粵之治舟者宗之歲餘言于粵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雋李之役風于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離子曰是畫蛇而為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下去而沈其身不知止也

郁離子曰小鵝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

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
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膜療者莫如
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則守闔以
瞽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
無不誦而記之命之卜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
折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鴉之知風
穴蟻之知雨誠也

屠龍子與都黎奕都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者
皆愕胥助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群知
吾憂子之不勝以圯前勞也屠龍子弗應坐而奕如故
都黎乃大敗不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子以詬使復

之俱弗敢矣從者喜曰神矣哉夫子之奕也屠龍子曰
未也子不觀夫闔獸乎夫獸虎為猛今以虎闔虎則獨
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闔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
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辯士之
為秦者以連雞喻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言今者之奕
猶是也吾嘗行于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
首相掣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為巨室者工
雖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
必有舵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
故四海之民聽于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于一將則勝
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

用不潰于成雖使奕秋為之猶當敗也而况非弈秋者乎吾何憚焉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為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為膏六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于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

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于吳

若石隱于冥山之陰有虎恒踞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警日出而般鉦日入而燄燿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卒歲虎不能入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為虎死無毒已者失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決而不理無何有羆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焉若石不知其為羆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羆人立而爪之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獲其
入之所以雞狸來而繫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
奪之至死弗肯舍也郁離子歎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
猶是也夫宋人有為邑而以賂致訟者七師鞫之隱弗
承掠焉隱如故吏謂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
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
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亦與狸奚異焉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因于龜陰取其原為稻而隰
為梁其友謂之曰梁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
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于其友之田
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子知悔矣既而商于汶上必

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
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
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致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
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舶入
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汜濫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歸
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九年得化
鯢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
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
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
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七箸無空

日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而且嗥主人詬于上而狗嗥于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謂秦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秦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煑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醺忘其欲

死矣故猫不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耽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鬻其藩以草聞惜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鬻之與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惜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傲幸以為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犂真之梁父之山得碼碼焉以為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碼碼也石之似王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

之燕適海有怪濤舟師大怖徧索于舟之人曰是必舟
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之胥沒矣犁冥請
膺而哭問其故曰子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
索而視之碼碯也舟師啞然忘其怖而笑曰龍官無子
不能識此寶也

姑蘇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諾曰王日
飲而不虞寇使我至于此乃弗自省而驅子戰戰而死
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子功其奚以戰
太宰嚭以告王請行賞王怯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
顧有難色王孫雉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
太宰嚭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証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

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乘城鳴夷子皮虎躍而鼓之薄
諸閭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
成弗許王伏劍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為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
為楛棹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楛棹無所用則又還為蓋
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
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
少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已之學雖失時在命
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
皆傷于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
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早斯具

舟熱斯具喪天下之名言也

狐丘之野人世農之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駟于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為駟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遂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跽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由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愬不敢復而塗殍焉成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正謂此也吳人有養猿于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幾乎昇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食鳴而

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傲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傲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傲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捨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為多而鳳皇少豈鳳皇惡而鳥為善乎天下之走者

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
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
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
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
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
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在至今亂日常多
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
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疾乎郁離子不
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
窮於子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為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

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其
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
力戕其身以為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為已
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
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
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
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
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輒者思啓久憊者思寔吾聞
之畜極則洩闕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

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
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東陵侯曰僕未
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
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蒼枯草也龜枯骨也
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
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
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葢風蟬
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
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齋
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
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

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
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為
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
者也而皆不能不為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
性與道反隨其所知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
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陷死
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
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
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

耻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
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
百里之國為政于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
權伐之權以為天下君而伊尹為之師故得志而弗為
伊尹恥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
子何為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
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為之求善牧矣
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
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
不庇其根兮嗟嗟柰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

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
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
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
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
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
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
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郁離子卷之三終